

邱永君

著



永君說生肖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邱永君

著



永君說生肖



商務印書館

2014年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君说生肖/邸永君著.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4

ISBN 978-7-100-06900-7

I.①永… II.①邸… III.①十二生肖—文化 IV.
①K892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16592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永君说生肖

邸永君 著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06900-7

2014年3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16

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8 $\frac{3}{4}$ 插页 3

定价: 28.00 元

自序

就中华儿女、炎黄子孙而论，对生肖也就是属相的关注，几乎每人都有。尤其是自己的属相，往往对其蕴意更加瞩目留心。本人生于夏历丁酉年四月初八（西历1957年5月7日），生肖为鸡，所以自幼对鸡，尤其是雄鸡情有独钟，引为同类，每每邂逅，必多看几眼。其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的气质，锦袍红冠、昂首阔步之风神，一直影响激励着我，对我很早就养成敢于讲话、偏好逞能、口快心直、鲜于沉默的性格，发挥过重要作用。

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后，主要职事便是撰写文章，当然是以学术论文为主。我原本最喜古诗词，亦好写散文随笔。而当今之学术评价体系，除论文外，皆不算成果，致使不少学人无暇亦无意顾及学术论文之外的领域。我对此不以为然，一直在研究之余，不失所好，为多种报刊杂志投稿。且本人兴趣广泛，题材之选取，多是本人兴致所在，一旦文思涌出，便命笔为文。不计报酬多少，只求得觅知音。如此这般，日积月累，竟已发表各类文章计200余篇，得到不少读者谬爱，亦常为此而沾沾自喜，兴致盎然。

尽管本人一向不吝惜笔墨，不节省脑仁，然将目光移至生肖文化领域，并坚持十二载春秋，却纯属偶然因素促成，

兔
猴
音
狗
猪
虫



而非深思熟虑之举。我工作单位民族所离中央民大家属院甚近，所以尽管已经毕业，我仍不时去导师王锺翰先生家中拜望并请教，而得益最多的领域就是撰文之法。2001 年底前后，锺翰先生曾与我谈道：“欲思文章精美耐读，适当引入骈文因素，应是妙法。当年燕园问学期间，邓文如师曾命我向张孟劬尔田先生求教骈文写作之法。孟劬先生颇擅四六，且诲人不倦，使我笔力大进，得益良多。你有拽文之好，若能在此方面多用心思，必会有所收获。当然，正宗骈文作起来费力，若功力不逮，极易搞成不伦不类，招‘画虎不成反类犬’之讥；我只是建议你将其节奏感强、用词考究、对仗工稳、行文顺畅等特点引入文章即可，而非严格按照四六句式而作茧自缚、亦步亦趋。且务必注意篇幅不宜过长，长则难以凝炼，反而不美。写作题材亦很重要，以不美之物为题材，则万难写出妙曼之文也。”寥寥数语，令我茅塞顿开。且深以为然，频频点头称是。

我过去亦甚喜骈文杰作，尤其是初唐王勃所撰《滕王阁序》，每每诵之，辄拍案叫绝，心仪神往。虽偶有效颦之念，终因自忖才情不及而放弃。此番幸得点化，不禁手头发痒。便思写上几篇习作，请锺翰师指点。转眼壬午马年春节将至，又得《院报》副刊编辑杲文川兄约稿之雅命，为春节专版撰写生肖随笔一篇，题材为马。我当时就想到，马形象高大，姿仪优雅，是撰写美文之难得题材，故而立即应允，并按锺

翰先生指点，以起承转合顺序安排文章结构，适当融入骈文因素，且字斟句酌，尽量压缩篇幅，遣词炼句，逐字敲打，撰就《马年说马》一文，约3000言。真可谓绞尽脑汁，索遍枯肠，冥思苦想，不遗余力。文中有两段融入骈文因素之段落，分别安置于第二段与倒数第四段，旨在形成两座高峰。

其一曰：

在征战的沙场前，它们曾流淌过热血；颠簸的道路中，它们曾抛洒过汗水；广阔的草原上，回荡着它们的嘶鸣；静静的小溪边，映照着它们的身影。它们是勇武与忠诚的代表，是阳刚与力量的化身。无数文人墨客，曾为其吟诗作赋，画影图形；多少豪杰武士，曾与之相依为命，情同兄弟。这是马曾经拥有过的辉煌、难以忘怀之荣耀。

其二曰：

马之俊美，在形体而不在面容。其腿长体健，肌肉发达，鬃毛如瀑，长尾飘洒。行则悠然自得，志酬意满；奔则四蹄腾空，绝尘而去。草原之上，万马竞跃，诚生命洪流之起伏；沙场之中，千骥嘶鸣，真冲天豪气之跌宕。骏马不得英雄，则枉度此生，有老死荒野之悲；而英雄不得骏马，则孑然无助，罹形影相吊之苦。故而爱声色还是爱骏马，乃传统社会中是否真正英雄之重要标志。



文章刊出，好评不断。锺翰先生亦曾给予肯定，但觉得行文仍不够流畅，骈文笔法运用仍欠火候，不够娴熟。并建议今后可继续探索，切不可一曝十寒，浅尝辄止。当年5月，此文便被江苏省选为高考语文模拟试题阅读范文，从而大大激励了我撰写生肖散文之兴趣与信心。于是乎，好讲大话、忘乎所以之积习再次发作，当时简直是鬼使神差，我竟口出大言，公开声称：《院报》春节专版生肖主旨散文，乃为我而设，此地是为我所留，只要我在，别人休想染指。当时深感豪迈，过后难免心中打鼓。社科院雅士如云，名笔林立，高手甚多；十二年悠悠岁月，变数不可预知，一旦牛皮吹破，有何脸面见人？然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只能将此事当作本人头等大事，编辑用不用，非我可控，但我却一定要写。简直是杨白劳过年，想躲债却无处藏身也。别无选择，唯有倾尽全力，以践前言。

自那时起，我便诚惶诚恐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严肃认真，解数用尽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自壬午马年（2002年）至今年癸巳蛇年（2013年）春节发表我所撰《蛇年说蛇》止，我为《院报》（此间从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》更名为《中国社会科学院报》，复更名为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）每年撰写并发表说生肖一篇之宏愿，业已实现，方有如释重负之感。伴随着这一过程，此系列随笔之影响日益扩大，转载率不断提高。尤其是最近几年，每年转载之报纸杂志多在五六

家以上。其中包括美国出版发行的中文报纸《中国日报》之副刊《南加知青》、香港杂志《国学新视野》、国内流行期刊《海内与海外》等。尤其是今年,《光明日报》春节专版以《蛇的文化解读》之标题,登载我的蛇年主旨随笔,这是我从未奢望之事。

回首往事,不禁唏嘘。慨叹日月如梭、人生苦短之余,亦为当年夙愿得遂而深感庆幸。“说生肖”系列随笔,连续十二载,通贯整“三朝”(编辑团队整体已更换三批),风格划一,未曾中断。在已习惯于朝令夕改、标准瞬息万变、做事虎头蛇尾、大多有始无终的当今时日,尚能如此,实属不易。作者与编辑双方之努力与互信,缺一不可,尤其是编辑之眼光与境界,更堪称道。

如此整齐划一之系列随笔,结集势在必行。当2008年中华书局为我结集出版《品物记》之后,我已将目光移至商务印书馆。我曾对翰林张元济先生做过专门研究,因而总觉与张太史所创书馆自有善缘。并期待着有朝一日,能有一部著述由商务推出。或许是上苍有意安排,去年,因本人恩师之一、民族所老所长照那斯图先生之哲嗣佟兴安兄引介,我得以与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平兄、总编室主任刘祚臣兄、编辑颜廷真兄相识并成莫逆之友。诸兄以君子之交、文字之谊,特约稿于我。正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于是便将上述十二篇系列随笔整理成集,匆匆奉上。此乃拙



著成书之原委也。

唐诗有云：“二句三年得，一吟泪双流；知音如不赏，归卧故山丘。”虽难免敝帚自珍，然自知水平有限，敬请方家同道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是为序。

邱永君



癸巳孟冬于北京西城砖塔胡同太史堂

引论

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的“生肖”之概念，国人早已耳熟能详。所谓“生肖”，又称“十二属”、“十二辰”、“属相”等，以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而成之纪年方法也，亦可专指此十二种动物。其起源于何时，今已难以细考。“生肖”、“属相”二词，皆未出现于《二十五史》、《十三经》之中，故而不属于庙堂文化层面，而一直大行于市井深巷、乡间郊野。换言之，应归类于民俗文化范畴。然而，深深扎根于大众之文化因子，往往最具生命力，更显顽强，影响亦更为久远。

一

回顾历史，人类的发展历程漫长而坎坷。人猿揖别伊始，满目洪荒，文明初启。面对悠悠万物复杂的玄机，我们的祖先是那样的蒙昧而充满困惑；面对大自然的肆虐和野兽之侵袭，我们的祖先是那样的卑微而弱小。他们挣扎于种种威胁的旋涡之中，惶惶不可终日；他们对身边一切强大之物皆心存畏惧，诚惶诚恐。在惊恐、忐忑之余，一直在摸索获取身外之力的方法，更幻想着有神奇而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，助亲人于落难之时，救伙伴于危险之境。久之，“神灵”便应

兔
猴
酉
狗
猪



运而生。

从人类学视角考察，人类早期社会经历了自然崇拜、图腾崇拜两大阶段。在自然崇拜阶段，“万物有灵”，“众生皆神”，世间的一切均有成为神灵而被人类膜拜敬畏之资格。而各方大小神灵尽管形象各异，本领不一，但都具有人类不可抗拒的威力，是一种人类无法企及的境界。先人们对其祭祀惟恭，万分虔诚，以换取其保佑与帮助。这种需求和愿望代代相传，各种“神话”便层出不穷并不断发展。随之而来者，便是形形色色的原始宗教萌芽之显现。其实，这些神灵皆出自人类无与伦比的想象能力，是其美好理想和内心恐惧具象化的产物，是天地万物人格化的结果。而宗教则是对神灵崇拜的固定化、系统化和程序化的产物。正像儿童想象力胜过成人一样，人类的童年时代也充满了浪漫气质。这个漫长的时期被称作“神灵时代”，这是所有早期人类集团都曾经经历过的昨天。

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，人类便进入图腾崇拜时期。这一时期，崇拜物被单一化、固定化，尤其是身边某些动物的形象，突兀伟岸、清晰可感，使人过目不忘。

“图腾”一词，源自北美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（Ojibwas）方言之音译。在英文中，最初有 Totam、Dodaim、Totem 等多种不同拼写形式，而最终被定型为 Totem。首先将“Totem”一词引入西方学术界者，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译员兼商人约翰·郎格（John Lang）。他曾在

北美生活多年，并痴迷印第安土著之风俗习惯。1791年，他出版《印第安旅行记》(*Voyages and Travels of an Indian Interpreter and Trader*)一书，首次提出“图腾”之概念。半个世纪以后，英国旅行家格雷(Grey)于1841年出版《澳大利亚西北部和西部探险记》(*Journals of Two Expeditions Northwest and Western Australia*)，其中多有对澳大利亚土著中尚存之图腾现象的描述。至此，“图腾”作为一个学术术语，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，并广泛运用，衍生出“图腾文化”(Totem Culture)、“图腾主义”(Totemism)、“图腾崇拜”(Totem Worship)等多种学术概念。前者代表着一个时代，亦为一大范畴、类型，所指极为宽泛，可涵盖、囊括后二者；而后二者在英文语境中常交叉混用，乃前者之子概念与分支。

图腾崇拜，是原始社会阶段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形式之一。前已述及，所谓“图腾”者，来自印第安语 Totem 之音译，含义为“他的亲族”。在当时的人类组织形式即氏族部落中，图腾又是其标记与象征，并对其顶礼膜拜，诚惶诚恐。受知识水平和想象力的局限，同时亦出于对包括动物、植物在内世间万物的敬畏与尊崇，当时图腾之选择，必为某种动物、植物及自然物之具象，或上述具象之简单组合体。而是否以具象作为标记即图腾，是认定其是否处于图腾文化时代的首要标准，也是图腾崇拜的主要特征。

图腾崇拜的另一特征，是其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，难分



难解。图腾作为崇拜对象，自然形象仅为表征，而通过图腾体现血缘关系，凝聚氏族成员，保证群体在血缘上的统一性，是其主要功能。其内涵有三：首先，是图腾之名即群体之名，同时将其尊为群体之祖先，确信本氏族全体成员都是由图腾繁衍而来，使图腾与逝去的祖先合体，并成为标志物；其次，是将图腾作为血缘亲属，对其以祖父母、父母等称谓呼之，将长辈视为图腾之化身；再次，是将图腾作为群体保护神，从中获取精神支撑。

从自然崇拜发展到图腾崇拜，并从偶发现象过渡为普遍采用，是人类思维的巨大进步，也是原始人群在宗教信仰领域内的重要突破。自然崇拜，仅仅是人们诸多自然物与自然现象的盲目崇拜；而图腾崇拜，则是对某种特定的动植物或自然物的单一、定向崇拜。前者是后者的初级阶段及感性基础，后者是前者的认识进化与理性升华。

研究发现，在图腾崇拜领域，崇拜对象以动物居多。而社会生产力的低下，以及早期人类对自然万物认识程度之肤浅，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基本原因。这是因为，动物尤其是高等动物与人类共性甚多：容貌相像，习性相似，且多有人所不及之处。如鸟之高翔、马之善走、牛之多力、虎之凶猛等等，在生命力及繁殖力方面，亦远胜人类多矣。故而常被用作本氏族的徽号与标志。其全体成员虔诚地确信，自己与作为徽号或标志的动物之间，存在着血缘关系，因而对其不仅毕恭

毕敬、奉若神明，而且不离不弃、相伴相依。

随着人类各种知识之积累，对自然规律之认识及掌握程度不断深化，改造大自然、征服其他物种之能力大长，自信度与日俱增，因而逐渐变得顾盼自雄，不可一世。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标志，诸如国旗、区旗、市旗等，逐步抽象化、符号化。乃至面目全非，难以与最初之具象图腾发生直接联系。

若借用文化艺术研究领域之术语，可将世界文明之演进分为古代、近代、现代与后现代等四个阶段。而当今之我辈，正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交会点。回首往事，不禁唏嘘。我们正不可逆转、无从选择地与史前初民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，与曾活跃于远古时代的列祖列宗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，因而形同陌路。细究造成隔阂如此之大甚至别似天渊的原因，并非空间，而是时间。正是漫长的时间，不断荡涤着无数代先人历尽艰辛、上下求索而留下的宏伟业绩，无情泯灭他们的躯体，蒸发他们的气息，磨平他们的足迹，终使史诗般的辉煌变得黯淡模糊，依稀难辨。

然而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大地毕竟宽广。因空间差异巨大，而导致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，致使在地球的某些角落，时间却似溪流缓缓，甚至停滞不前。一些相当于石器时代发展阶段的原始部落，竟然得以长期与文明社会并行不悖、共存同处，相安无事。只要有心人稍加留意，便似时光出现倒流，



远古近在眼前。美洲、澳洲等相对隔绝的区域，土著文化带给我们的，就是一部鲜活的史前史，令我们相信，古代并非遥不可及，初民依然活在世间。西方人类学家独具慧眼，捷足先登，不仅发现图腾遗存，且不断积累资料，潜心研究，构建学科，升华理论，将初民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、可歌可泣的悲壮业绩、蹒跚的步履、艰辛的历程，全方位、多场景地再现于我辈面前。因而功莫大焉，善莫大焉。

图腾崇拜是动物崇拜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的产物，也可以说是人与动物之合体。在民族志所收集的材料中，以动物为图腾的现象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国外研究者曾根据在澳大利亚的调查统计，在 704 种图腾中，动物图腾竟高达 650 种之多。究其原因，与人类社会曾经历过漫长的狩猎时代与畜牧时代大有关联，而图腾崇拜盛行于狩猎时代与畜牧时代早期。这一阶段，人类曾靠狩猎获取食物以求得生存，而狩猎的对象，则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。由于不同地区、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所处自然环境不同，动物崇拜之对象也有差异。分析考古发掘所获而推论，作为早期工艺品兼生活用品的陶器上的动物图案，大都是工匠所属部族之图腾。而中国境内考古发现之情况，亦大致如此。黄河流域以北，狩猎与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，故而在出土彩陶中，动物图案甚多，鱼纹、蛙纹、鹿纹、鸟纹、虫草纹、蜥蜴纹等，不一而足。

二

最早将“图腾”一词引入中华者，乃清末著名学者严复先生。其于1903年，将英国学者爱德华·甄克斯（Edward Jenks）所撰《社会通论》一书译为中文时，首次将“Totem”一词对译成“图腾”，并被中国学术界接受而成为通用译名。严复先生在按语中指出：“图腾者，蛮夷之徽帜，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众者也。北美之赤狄，澳洲之土人，常画刻鸟兽虫鱼，或草木之形，揭之为桓表。而台湾生番，亦有牡丹槟榔诸社名，皆图腾也。由此推之，古书称闽为蛇种，槃瓠犬种，诸此类说，皆以宗法之意，推言图腾，而蛮夷之俗，实亦有笃信图腾为其先者，十口相传，不自知其怪诞也。”

这是对中国古籍中蛇种犬种图腾等现象之最早诠释。后随着研究之深入，发现中国古代蛇图腾信仰，不仅可从古代典籍内，而且也可从体质民族学资料中，找到多方面例证。且不仅是蛇图腾，其他动物图腾亦俯拾即是，不胜枚举。

在我国先秦至汉初成书之古籍《山海经》中，记载有大量神话传说。透过这类神话，可体味出动物崇拜即图腾崇拜之遗痕。如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有云：“其为人大，左手操青蛇，右手操黄蛇”；《海外东经》有云：“其为人黑，两手各操一蛇，左耳有青蛇，右耳有赤蛇。”其中蛇形即为图腾。《北

兔
猴
音
狗
猪
虫

XIII

引
论



次三经》有云：“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。女娃游于东海，溺而不返，故为精卫，常衔西山之木石，以堙于东海。”表明炎帝后裔之东方部族分支，当有鸟图腾存在。

正史当中，亦不乏动物图腾之记载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，曾记载黄帝统领熊、黑、貔、貅、貙、虎为图腾之六氏族，通过阪泉之战击败炎帝神农氏；后又通过“涿鹿之战”击败以蚩尤为首之九黎。而另一部先秦重要史籍《左传》中，曾有“太昊氏以龙纪，少昊氏以鸟纪”之记载，意即太昊氏以龙为图腾，少昊氏以鸟为图腾。而限于篇幅与主题，在此不做展开，只能书其大要，当止则止也。

以上文化遗存，无疑是我国生肖文化系列发展之基础，当可与“十二生肖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以动物纪年”一说互为参证。

我国自虞舜时代始，便使用天干十个符号和地支十二个符号相配合，形成干支纪年法。以动物纪年之法，最初起源于我国古代西北部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中。《旧唐书》载：“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，如岁在寅，则曰虎年。”清代著名考据学家、一甲翰林赵翼等在《陔馀丛考》中考证云：“盖北狄俗，初无所谓子、丑、寅、卯之十二辰，但以鼠、牛、虎、兔之类分纪岁时。至汉时，呼韩邪（单于）款塞人居五原，与齐民相杂，浸寻流传于中国，遂相沿不废耳。”表明时至清代，学者便已察觉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以兽纪年方法与十二生